



沈亦然
——
著

Lost in
the Dream
of
Life

在人生 梦里 失眠

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
自己是一个绝对清醒的人，

因为我与他们一样
早已患上了这个时代的
“人生失眠症”。

野夫 葛红兵
叶开 李亚伟
倾情推荐

时代文艺出版社



Lost in
the Dream
of
Life

失眠
在人生
梦里

沈亦然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人生梦里失眠 / 沈亦然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387-4883-3

I. ①在…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1538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姜程程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尹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在人生梦里失眠

沈亦然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本 / 880mm×1230mm 1/32 字数 / 185千字 印张 / 9.5

版次 /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2.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绝对清醒的人，因为我与他们一样，早已患上了这个时代的“人生失眠症”。

目录

	引 子 / 001
第一章	你为什么不出来会会朋友呢? / 004
第二章	我像赶赴沙场一样去了蝉城 / 012
第三章	因为一句“妞”， 我突然之间爱上了贾加 / 020
第四章	义无反顾去北漂 / 024
第五章	“牧羊村”里的蚁族们 / 029
第六章	贾加说我有做大“屎”的潜质 / 039
第七章	贾加在北京深刻体会着 艾略特《荒原》的恐惧 / 051
第八章	我也承载和感染上了 贾加所有的忧伤和苦恼 / 063

- 第九章 人与人，总因一些无法相告的秘密，
使我们如此孤独 / 072
- 第十章 贾加尊崇和羡慕的是，
可以一边自慰一边读书 / 079
- 第十一章 颠沛流离是我的命运 / 087
- 第十二章 贾加说：“生命太短，等我完成了
自己的事，将来再去找你。” / 092
- 第十三章 告别爱情，流亡京城地下室 / 098
- 第十四章 命运总喜欢跟善良的
人开一些悲伤的玩笑 / 102
- 第十五章 七年前聚会，
林一尘说喜欢某人，实际是个玩笑 / 109
- 第十六章 林一尘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一种前所
未有的被爱护和关怀的感觉 / 119
- 第十七章 在北京这座孤岛上，林一尘与我的
距离只隔一层纱 / 128
- 第十八章 等候一个满脸胡子、浑身长毛的男人，
我已等了几辈子 / 135
- 第十九章 爱，让我只想走在你身后，
沉默不语，不停地注视和仰慕 / 140

- 第二十章 总担心一松手，你就溜了 / 148
- 第二十一章 床头柜里无缘无故消失了
三只安全套 / 155
- 第二十二章 贾加离开北京了，
新爱情也成了一个谜 / 165
- 第二十三章 争吵，也许是爱情的另一种方式 / 173
- 第二十四章 我可能被爱情整病了 / 182
- 第二十五章 第一次在林一尘家撞上了王小鹤 / 188
- 第二十六章 爱情中，最不可被侮辱的是尊严 / 191
- 第二十七章 七年前，
王小鹤去了令她朝思暮想的巴黎 / 196
- 第二十八章 “鹤，是一只白色，喜爱迁徙的鸟。” / 204
- 第二十九章 “白色的圆房子”里可以
看见“透明的时间” / 212
- 第三十章 他们在巴黎“白色的圆房子”
里疯狂地吻着 / 221
- 第三十一章 留学生活很容易让人在跨国情人和
本国恋人之间荡着秋千 / 225
- 第三十二章 无法根除的异国文化根基 / 231
- 第三十三章 巴黎让索德成了乞丐又成了王子 / 234

- 第三十四章 林一尘去巴黎寻访恋人 / 242
- 第三十五章 漂泊在巴黎多年，王小鹤对
林一尘的求婚没有了想象和准备 / 249
- 第三十六章 王小鹤与索德的爱情遭遇了
十年后的史拉再现 / 254
- 第三十七章 一直以来， / 262
林一尘暗自慢慢消化着情感伤痛 / 262
- 第三十八章 我的疯狂，源于王小鹤巴黎感情受
阻后回国要求与林一尘“重归于好” / 266
- 第三十九章 绝望使人只能与一个从没爱过的
人在冰冷的屋子里拥抱着 / 276
- 第四十章 我情愿疯狂地死在爱情里 / 282
- 第四十一章 妈妈说，爱和生活里，
你们都是贱种 / 291
- 第四十二章 原来，人生如梦，我们所能见的
一切都是自己意念中的幻象 / 294

引 子

“2011年11月11日，深夜11点11分左右，北京东南六环外出京方向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场极其严重的车祸。一辆红色小轿车撞上一辆黄色‘现代’出租车，将出租车顶到高速公路左侧护栏后，红色小轿车自己又急速转方向准备跨越三个车道。跨越途中，被中间车道的一辆随后而上的大货车顶飞，直接撞上了公路右侧护栏。护栏没有断裂，被撞成巨大的‘C’形。红色小轿车车头、车体彻底碎裂，车主不幸遇难。”

在这场车祸中，我正是红色小轿车中那个遇难的人，所以，很不幸，那晚，我死了。

我的生命在十个“1”，一万年才遇一回的这个特殊的日子（2011年11月11日深夜11点11分），用高速公路的钢铁护栏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我死在了那场车祸的警灯闪烁不止中，像一只被拍死的蚊子，突然结束了气焰嚣张的“嗡嗡”声，寂静无声地躺在一片光亮里。

我已死亡这个事实是等我清醒后，才真正得到了确认。

车祸的肇事者是我，属于酒后驾车。

当时，我的死状不是相当惨，几乎没有血迹，斜躺在驾驶座位上的样子像正沉睡在梦乡，对梦中之物充满了依恋，死活不想醒来。

只是，令人悲伤的是，躺在那里，除了远处两个尚未发现我的警察，我孤零零的，身边没有任何人。

虽然我已停止了呼吸，可我脑海中还一直反反复复地叨念着一些人的名字。浓烈的酒精和食物一直包围着这些名字，忽隐忽现，颤抖不息。我一边叨念，一边反复辨认，强烈地渴望立刻能找出一一直令我激动不安的那几个字。

我着急地在那些名字的森林里穿梭。后来，又有一股热乎乎的血像涨潮的巨浪从我后脑拍了过来，以至于我躺在那里，脑海里一直还是一团糨糊似的起起伏伏，胡乱颤抖。

我并不知道我已经死了，仅仅是感觉很累。脑袋里沉重得令我很想扶着一把椅子坐下来。我渴望能睡进一个非常窄小幽暗的房间。只要我能坐在那里好好地、安心地喘息，我也会逐渐平静。不管房间有多大，我希望它能拥有一扇可以透进光来的小窗口，哪怕装在屋顶上，几束太阳光微弱地从窗户外面照进来，像几个未经世的小

孩子朝里面好奇探望的小脑袋。我会友好地抬起头，在阳光中展露微笑，朝他们做鬼脸并眨眼睛。这样，我就已经觉得，真舒坦……

可是，我却死了。

我是真的一点儿都不想离开，也是真的还想最后再看一眼……

我知道，在我念出一些人的名字时，我的嘴唇一直在颤抖……

第一章 你为什么不出来会会朋友呢？

大约七年前，一个偶然的巧合，我知道了蝉城一个文艺群体的存在，并且有意识地接近了他们。

那时，我还在蝉城相邻的钢城的一家医院里当一名 B 超室医生。

我的工作具体是操作一台通过粘满黏稠耦合剂的探头，探查人体腹腔内部脏器有无疾患。

每个白天的八小时，我都必须待在一个暗室里。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可能会一直这么干下去，并且可能会注定永无止境。因为我时常听见旁人跟我母亲攀谈，她们不管是一起从菜市场回来，还是偶尔同时路过水果摊，都不无羡慕地说：“还是你女儿好啊，有一份旱涝保收的事业单位工作。”

实际上，没人能感觉出我的内心有多苦。我从事的这项工作是怎样的枯燥无味，整个工作流程机械得像某个早已设定好了的电脑程序。除了最初两个月略感新鲜，之后，工作完全变成了按部就班

的程序化。平时，我极少去看清探头下面那个连接在身体上的面孔，几乎从来不看。我接过他们手里递过来的申请单，瞄一眼需要探查的身体部位，就指示他们躺下去。他们一个接一个，躺在我操纵的这台机器旁边的那张简易木床上，也是躺进了我这个小小暗室里的黑暗深处。

我很少关心躺下去的那个人究竟长的什么样。他们的面孔对我来说，一点儿都不重要，并且，假使有一瞬间，我对躺下去的那个人产生了片刻的好奇，事后，我自己都会为这一瞬间感到惊讶。

我所要做的，仅仅是从那些肉体中，从那些喷着热气、有节律地蠕动着的肠、胃、肝、脾、肾等脏器中找到那些隐藏其内的寄居者、异生物——它们都是一些怪物——那些成熟的，或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毒瘤、嗜血鬼们。

很多人都认为我从事的是一份非常光荣而又了不起的职业——像一名雄赳赳、气昂昂的人民警察勘探着他们的躯体——这样的虚荣有时确实让我感觉到了些许快乐，但是非常短暂。因为事实上，我并不能保护他们。等我从超声波探头下看清楚那些异生物的模样后，我只能站在远处，成为一个束手无策的旁观者。虽然，我每天都能体验到为他人排忧解难，找到他们身体痛苦的根源，告知他们，然后接受他们感恩戴德的致谢。

但我十分清楚，更多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恐惧和崩溃。我发觉自己同时也扮演了一位审判长的角色——当你发现到了那些祸害

生命的肿瘤、癌症细胞后，你就从一个医生变成了守候地狱之门的判官，你手中紧握的长笔轻轻一勾，毫不留情地就宣判了他们的死期，眼睁睁地计算着他们生命的期限。这个时候，他们只能是惊慌又迷惑不甘地抹着眼泪，默默地离开。

他们无法抗争，只能缄默地接受你给予他们的宣判。

我望着他们血水流尽、皮肉消失、化为骷髅。

我日复一日地清清爽爽地观望着那些血、粪便、尿液、腐烂的食物，它们在我眼皮底下一浪一浪地起伏、鼓动着。光洁、华美的表皮下以及肉体内部最肮脏的部分被我一览无余。

我焦虑不安，我总是在想，我完了！我已经彻底完蛋了。

我的一生似乎只能如此。我唯有在黑暗中自言自语。如花的青春，我只能这样日复一日地待在这个黑屋子里，守着这台既不能动，又不能说话的机器，终生与它为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等下来，等到皮肤松弛、头发发白、牙齿脱落、肌肉萎缩，等到像我母亲、像我奶奶、像我早已死去的曾祖母那样老态龙钟，坐在门槛上，悄无声息地死去。最后被我钟爱的那些亲戚，被其他一些人，甚至我在这个世界上，从无打过交道的陌生人，塞进我这个黑屋子斜后方的太平间里。

每回想到这儿，我浑身的鸡皮疙瘩就顷刻间竖起，开始直打冷战。接下来，连续几天，我都无以逃遁地置身在这种极其低落的情绪里。

我时常掀起暗室的窗帘，看雪花、看雨滴、看诸多的废纸、塑料袋、落叶被或大或小的风刮起，漫天飞舞。我只能喝一口茶，对着它们发呆。它们丝毫不会感动我，也丝毫打搅不了我。我与它们身处两个世界，厚厚的玻璃窗户隔离并有效地保护着我们彼此，互不干涉！我摸不着它们，它们也妄想能侵犯我。

我的身边没有风，没有雨，也没有雪花，连空气都是稀缺的。我的生命就此停顿在窗帘背后，被热闹街道和匆忙的行人毫不察觉和漠视的黑暗里。

“你为什么不出来会会朋友呢？”赵大强对我说。

我很惊讶。

“是的，我们都是你朋友。”

赵大强继续在QQ上跟我说。我被他说懵了，却又十分温暖和心动。

“我们肯定很快就能成为朋友。”他十分自信地跟我说。

“你可以写作，来参加这个月底我们这里举办的文学聚会吧，我介绍你认识一些你原本早该结识的朋友，他们就在你身边，我帮你搭上线。”

赵大强不知疲倦，一遍又一遍地闪动着头像鼓动我。

我与赵大强认识已一年有余，他与我一城相隔，我在钢城，他在蝉城。我们由平时玩耍的网络文学论坛相识，他用邮件给我传来几篇他正在创作的作品，读完，感觉他一下子就窥探进了我的内心，

同时也刺痛了我早就烦躁不安、打着瞌睡的神经。

赵大强自我介绍说，他是个小说作者，未来会是个优秀的小说家。我从网络以及他提及的报纸、刊物上查询到，他没有撒谎，他确实是个先锐的青年作家。

“虽然现在我还没什么名气，但我依旧信心十足，相信命运不会亏待我。你千万别认为我只是雄心勃勃。”

赵大强说得傲慢不羁，但他的话，对我确实有一股强大的诱惑力。

“来吧，肯定不虚此行！”赵大强继续说。说完，他就把活动时间和地址在聊天框里留给我，并且说，“你一定要认识汪宇峰和肖梅他们几个。他们是你们钢城的文学‘四剑客’，日后对你会有帮助。”

赵大强随后又把汪宇峰的手机号码留给了我。

真正对我产生诱惑的，可能还是他最后说的这个理由。经过一番思索后，我还是决定去一趟蝉城。

蝉城与钢城相邻，却比钢城繁华数倍，毕竟蝉城是省会，又是多朝古都。钢城的有钱人，或者喜爱追求时尚的人，想购买一些品牌、大物件，都会坐半个小时的车去蝉城选购。我小学、中学时代学校组织的春游活动，最常去的也是蝉城。蝉城至今还留有诸多人文古迹和几处壮观的自然风景。长大后，我还没真正去过。所以，对于蝉城，除了那几个儿时曾浏览过的旅游景点外，我对整个城市面貌、人文情况，几乎没什么具体的印象。

活动那天中午，我就到了蝉城。

通过赵大强留给我的地址，很快寻找到了活动地点，但我没有直接进去，也没给赵大强打电话。我犹豫过，手机抓在手心，始终不敢拨出。有一会儿，手机被我双手握得发烫，手心汗水也直流不停。

我在活动地点外徘徊了近半个小时，还是离开了，去寻找另一个我一直想去观摩的书店。

我没给赵大强打电话，这里有一个难言之隐。

我与赵大强认识时，他对我很有好感，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不免会触及一些隐秘的话题。第一次与他见面，不免担心会有尴尬，也不能预知将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提着包在活动地点的大街上四处转悠。

我与赵大强探讨最多的问题是：他说看我给他发过去的照片，背依栏杆，单薄的针织线衫轻松地搭在牛仔短裙上，分明能看见稍稍凸出的裤带头。他说，能看出裤带头是方形的，你的腰很细，很好看，抱住应该不会太难。他还一直问，不停地追问，能不能告诉他裤带头是什么颜色，上面有什么花纹？

我肯定不会直接搭理他，只是转换话题与他纠缠。

现在，我来到蝉城，因为这些顾忌，我不想直接单独去见赵大强。

我不能够去见赵大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时候，我有个男朋友，他叫吴桑，自从我毕业后来医院工作，他就托各种关系，找多种理由来医院看我、追求我，追得紧而不舍。每天，他都来医院门